

新安医家程松厓学术思想探析

沈钦荣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绍兴中医院绍兴市中医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程松厓是新安医派的重要医家,《松厓医径》是反映程氏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从重切脉“八纲”统领脉法、宗脏腑辨证辨病互补、悟仲景尽现处治活法3个方面,对程氏的学术思想作一探析。

关键词:程松厓;新安医家;学术探讨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3)01-0012-02

Discussion on Academic Thought of Xin'an Physician CHENG Songya's

SHEN Qinr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Shaox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oxing 3120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CHENG Songya is one of the major Xin'an physicians and The Medical Path of Songya is his masterpiece which reflects the CHENG's academic thinking.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CHENG Songya'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rom three aspects: taking pulse according to the eight principles, combination of syndrome and disease differentiations of Zang-fu and understanding of Zhongjing's treatment.

Key words: CHENG Songya; Xin'an physicians; academic discussion

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这是第三批大范围中医药古籍整理工程,其目标是整理400种中医药古籍的规范通行本和传世本,明代程玠的《松厓医径》是其中之一。程玠为新安医派重要医家,字文玉,别号松厓,又号丹厓,歙槐塘(今安徽歙县槐塘)人。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乡荐,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进士,详细生卒年不详。程氏除《松厓医径》外,尚有《眼科良方》行世;《大定数》、《太素脉诀》、《八门通甲》、《医论集粹》、《脉法指明》等,已佚。《松厓医径》分前、后两集,前集分伤寒集、六经分属病证、六经证治之图、治病合用药方,提纲挈领地论述伤寒及伤寒诸证,以图说、提要的形式,阐述了六经(五脏、命门)证候分类、脉证及治方,附方165首;后集分述内科杂病、外科疮疡、妇人孕产兼及儿科、目齿等,计病证60余个,其所选方药,颇多秘传效方。程开社序曰:“盖径者,径约直捷之谓也。取途便而奏效速,用力微而成功博”,誉该书为“初学之指南”,“穷本探源之捷径”(《广传程松厓先生医径序》)^[1]。现对程氏的学术思想作一初探。

1 重切脉“八纲”统领脉法

程氏以为“治病之要,不过切脉、辨证、处治三者而已。

收稿日期:2012-08-17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项目([2010]35号);浙江省中医药科技专项计划资助项目(2011ZZX001-21)

作者简介:沈钦荣(1963-),男,浙江绍兴人,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士,研究方向:中医骨伤临床研究及越医文化研究。

三者之中,又以切脉为先。苟切脉有差,则临证施治未免有虚实虚之患”(《松厓医径·凡例》)^[1]。因此,松厓治病,首重切脉。松厓切脉的临证心得,其一是立浮沉、迟数、虚实、冷热为“八纲”。脉之形状有七表、八里、九道之形状,又有二十四脉之说,甚至有更多者,非深于其道及有所授受者,难以掌握;有人以浮沉迟数赅之,又过于简略。鉴于此,松厓首先将脉法以浮沉、迟数、虚实、冷热八纲括之。具体方法是,脉先分浮沉,浮沉之中再分迟数,迟数之中再分虚实冷热。将滑、实、紧、弦、洪、长、促、牢、动脉,属实热之候;芤、微、缓、涩、伏、濡、弱、短、虚、结、代、细,属虚冷之候。如此提纲挈领,纷繁的脉法就显得主次分明、条理井然了。

其二,确立五脏及命门的平脉。要测知病脉,心中必须明了正常脉的形态,因此,程氏将五脏及命门的平脉作了描述。心部:手小肠脉洪大而紧,手心经脉浮大而散。肝部:胆脉弦大而浮,肝脉弦而长。肾部:膀胱脉洪滑而长,肾脉沉而软滑。肺部:大肠脉浮短而滑,肺脉浮涩而短。脾部:胃脉浮长而滑,脾脉缓而大。命门部:三焦脉洪散而急,包络脉(原书缺)。凡异于平脉,则要考虑其为病脉。

其三,阐释诊脉之要领。古人对诊脉要领的阐释,有言之过简者,有故作玄虚者,程氏从临床出发,对浮沉、迟数、虚实、冷热诊察要领的阐释明白易懂。浮脉,下指即见;沉脉,重按始见。一息一至、二至、三至为迟,一息六至以上为数,四至五至为平。准于肌肉之上,为浮为表;肌肉之下,为沉为里;肌肉之间,为半表里,是之谓中。徐者为迟,属冷;疾者为数,属热。虚为无力,实为有力。言简意赅,易于掌握,颇切实用。

其四,将脉象与脏腑、证候、方药四者有机统一。程氏将五脏及命门立为“六图”,每一“图”下,分列脉象、证候及治方。寸口脉寸、关、尺三部分列五脏及命门(并附六腑),每一部位(脏腑)均以脉象的“浮中沉”、“迟数平”、“虚实”及证候的“冷热”组合对应,即:浮迟虚冷,浮迟虚热,浮迟实冷,浮迟实热;浮数虚冷,浮数虚热,……等等,每个脏(腑)共计16项。每一项下,简述证候特征,并具方药于后,脏、脉、证、方一并展现,一脏一脉,则有一证一方相对应,宜于医者学习、领悟及临床应用。

2 宗脏腑 辨证辨病互补

程氏辨证始终以五脏及命门为中心,首先辨别其寒、热、虚、实,以温药、凉药、补药、泻药治之,并重视引经药的应用。程氏的用药经验,心部补药:当归、熟地、紫石英;泻药:栀子、赤茯苓;温药:桂心、细辛;凉药:黄连、生地黄。引经药为藁本;独活(手太阳;手少阴)。肝部补药:当归、阿胶、酸枣仁、苦参;泻药:桃仁、柴胡、青皮;温药:吴茱萸、山萸肉;凉药:龙胆草。引经药为柴胡;柴胡(足少阳;足厥阴)。肾部补药:熟地黄、葫芦巴、五味子、山萸肉;泻药:猪苓、泽泻;温药:附子、吴茱萸、肉桂、益智;凉药:知母、黄柏、地骨皮。引经药为藁本,羌活;独活,肉桂(足太阳;足少阴)。肺部补药:阿胶、天门冬、麦门冬、人参、五味子;泻药:桑白皮、杏仁;温药:白豆蔻、藿香;凉药:黄芩、石膏。引经药为葛根、白芷;升麻、葱白(手阳明;手太阴)。脾部补药:人参、黄芪、白术;泻药:大黄、芒硝、赤芍;温药:干姜、吴茱萸、益智仁;凉药:石膏、芒硝。引经药为葛根、升麻;升麻、芍药(足阳明;足太阴)。命门部补药:熟地、黄芪、白术、沉香、肉苁蓉;泻药:地骨皮、青皮;温药:附子、肉桂;凉药:地骨皮、丹皮。引经药柴胡;柴胡(手少阳、手厥阴)。

程氏在六部证治中,根据妇人、小儿生理病理的特殊性,又予以分别对待,同中有异。如在心部证治中,程氏指出,妇人诸病属心,准男子治,但经事又见肝,血崩见肝肾。小儿诸病属心,准大人治,但惊热又见肝。肝部证治,妇人经事又见心、肾、命门,带下又见肾门,血崩又见心、肾、命门,癰疽又见肾、命门。小儿惊风热又见心。肾部证治,妇人经事又见心、肝、命门,带下又见肾,血崩又见心、肝、命门。小儿疳又见命门。命门部证治,妇人经事又见心、肝、肾。小儿疳又见肾。肺部、脾部证治,妇人、小儿与成年男子无殊。

辨证与辨病结合。程氏在前集中列六经分属病证、六经证治之图,以辨别症状为主,后集又各立病证,将验方备录于后,辨证与辨病互补,随需所取。程氏在每个病证之下,又分列数型,有如今天之疾病分型。如咳嗽,下列春嗽、夏嗽、秋嗽、冬嗽、痰嗽、劳嗽、火嗽、肺胀嗽、肺实嗽喘、肺虚喘嗽、上半夜嗽、五更嗽数型,述其见证,分析其成因,给出方药,大利于医者实用及初学者掌握。程氏遵循“传方优于施药”之古训,书中所集方剂选自东汉迄明代中叶各种实用效方,除仲景名方外,宋金元方书中选方比例较大,有不少是用重金所购、并经其临床验证的家藏秘方,于保存古代名方贡献殊伟。

3 悟仲景 尽现处治活法

程氏在《松崖医经》前集先列“伤寒集”,并将“杂病准

伤寒治法”一节列为全书第一节,提出“人病不只于伤寒,而特立伤寒一法,凡有病而治之,皆当准此,以为之绳度也。”程氏尊仲圣之意可见一斑。程郊倩《医径句测·自序》谓:“乃知先生之取径殆与仲景同一轮蹄也。仲景论伤寒首以脉法,先生前其脉图以之。仲景论伤寒曰阴阳表里腑脏,先生区脉以浮沉虚实冷热以之。仲景论伤寒先脉后证,各有主方,方虽一成而有互用;先生各具其证与处方于每图之下,方亦一成而有互用以之。”^[2]程氏对仲景用意每有心悟,如将伤寒六经辨证简化归类,在三阳经诸证中,引入“标本”、“高下”、“深浅”之说。如太阳在标,可汗而解,麻黄汤是也;在本可渗而解,五苓散是也。阳明在标,可以解肌,葛根汤是也;在本可下而解,三承气是也。又如邪之伤经,有高下之不同;邪之传经,有深浅之各异。高则桂枝汤,下则麻黄汤;浅则葛根汤、青龙汤,半深半浅,则小柴胡汤,深则大柴胡、三承气汤。对伤寒转变理论诸多发挥,如葛根汤证(传肌),大小青龙汤(传筋)。又对仲景用姜,有特别交待。在《凡例》中说:“仲景活人书,为医方之祖,其用姜皆有分两,及有不用姜者。今世药剂,每服皆用姜三片,无服无者,故于用姜条下必开其数,不开者不须用。于本方外加药有合用姜者,又在临时去取。”^[1]诚善悟仲圣者也!

程氏以为古人方,固有为一病而设者,亦有数处用者。如四君子汤,可以补气,可以调气,又可以降气,凡涉于气证者,皆可用之。四物汤,可以补血,可以调血,又可以止血,凡涉于血证者皆可用之。在前人“肝肾同归于一治”的基础上,提出“心肺病当同归于一治”(《松崖医径·凡例》)^[1]。如八味丸之类,既可以补肾,又可以补肝;金花丸之类,既可以治心,亦可以治肺。同时,又提出,“脾居中州,贯乎四脏,故善治四脏者,未有不治乎脾,此承气汤之类又能治四脏之邪者,为是故也”(同上)。程氏处治活法之心迹随处可见。

程氏治病还十分重视细节,对药物的剂量及炮制研究用心亦深。认为人有大小老少,病有新久浅深,医之用药应酌为衡量,主张以轻为则,治之不愈,然后用重剂;偏寒偏热峻下之方,以中剂为准。对不确定的度衡,特别加以说明。如书中所记的用水一盞,说明即今之茶盞,约计半斤许,凡用水仿此为准。对药物的炮制,在各方当制之药下注明,笔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藏《松崖医经》抄本中,专列药物炮制一节,十分详细。松崖告诫“临用之际,必须依法制度,不可厌烦而轻率忽略以误人也”(同上)。

《松崖医经》虽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见解独到,本文仅为一管之见,于松崖精深之学术思想的分析,难免挂一漏万,有待高明指教。

参考文献

- [1] 裘吉生,原编.王玉润,张伯讷,何传毅,审订.珍本医书集成·第五、六集·通治类[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2.
- [2] 新安医籍丛刊·杂著类[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5:4.